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技擊餘聞 技擊餘聞

### 一：方先生

方先生世培，福清之茶山人，練拳技二十年，法曰縱鶴，運氣周其身，又聚周身之氣，透雙拳而出，出時作吼聲，久久則並聲而無之，但聞鼻息出入。手分金木火水土，中唯水手出時，中者如中惡，而身已飛越尋丈之外。

陳山人倣玉，一日在道山望潮樓，求先生試藝。先生曰：「山人體乾薄劣，觸吾拳當飛至丈餘。」山人弗之信，果中先生拳，如飛鳥騰逝，墜地幸無苦。

郭聯元者，閩中一時傑出者也。訪先生於道山，二君以手相格，樓柱皆戰，震震作聲欲傾。郭曰：「止矣。足下運飛如仙人，吾不能得其罅隙而入，更持到炊許者，吾當敗。」於是相約為兄弟。

貫市李某，以事客閩中，亦寓道山山樓，能運單劍，雲合鳥逝，先生亟賞其技。李不審先生之能，乃侈言曰：「余走遍天下，匪特劍術，即拳勇亦無出吾右。」先生徐起言曰：「客負絕技如此，能否與秀才一試？」客曰：「此寧弗可者。」則去其外衣，短衣附體，胸前密鈕三十許，起喉際至於臍下，此朔方勇士衣也。先生乃常服，一合，而李某已中先生水手，騰擲丈餘，匍匐不即起，則疾走入室，余以為取劍也，目先生趣備之，先生笑而不答。尋見李某已負袱帶劍，疾走下山而去。

時山下多居博徒，徒中少年聞先生能，則咸欲求試。夏中，先生單衣草履，立三清殿廊，與余語。余徘徊殿下，與先生論綿亭山景物，忽惡少五六人，直撲先生背。先生陡運氣，而五人已仆於殿上，其一則倒跌而下，首幾觸鐵鑊死。余大震，不審所自來。先生遂笑遣此六少年者去。

先生高足遍閩中，而最知名者為王陵。陵以拳抵柱，柱皆動，有所謂大身化小身法，中人無不敗。陵以此法與拳師試，皆莫當。一日，春燕酒酣，竟求與先生較藝。先生陷其樊中，在法當仰跌，先生忽駢三指，置王陵胸，陵肝隔間如沃沸湯，聲息皆渺，如死人。先生曰：「孺子初不自量。」即出小丸藥合水飲之，立蘇。

從子竹銘秀才策，極契余，頗能詩，身法靈捷如猿猴。茶山交春，先生必聚親族於別館。先生恒教子弟舞青銅簡及鐵盾，最精其技者即竹銘。族老忽言秀才藝幾突過其季父，慫恿先生與竹銘試。竹銘往來如飛，觀者大嘩，以為先生負重名，乃不能勝孺子。先生慍，竟以手按竹銘肩井，竹銘挺立如木偶，解衣試，肩井之骨已下陷。先生大悲，以藥治之，三月而愈。自是先生永不與人試技矣。

茶山多落花生，居人恒以此為產，而牛來食之。先生出戶驅牛，牛弗行，鞭之亦弗動。先生忽以拳抵牛，牛大奔至嶺上死，問之則伯氏之牛也。剖牛腹，肝長可二尺許，或肝臟為拳所中死耳。先生名以死年後乃亦噪。

先生平居雅重余，恒自謂欲從軍塞外，顧以不得人而事，終隱於茶山而卒。卒時年五十四。先生所贈余長劍，曾鏤名藏之家。

### 二：郭聯元

郭聯元，高七尺，黃髮，腹大如五石匏，行必執巨扇，夜中見之，恒以為厲鬼。本業巧，能畫，畫筆悍厲突怒，類瘦瓢。然矛劍力盾之技，匪所不精。腹既碩，時時落其禪，則制長禪至乳際，以鐵環束之。

同時有蘇某，山左人，耳郭名，以書求試。時蘇之武技震一時，書至，家人大恐，力諫郭莫與較，郭不可。自踞廣榻，召蘇入面對蘇晒曰：「足下遠來，吾固不敢以主先客，客有能者，吾請恣此肚皮，受客之拳，客能自出其拳者，吾服客矣。」蘇亦大笑其妄。於是郭褫其腹上之禪，及於臍下，鼓腹納蘇拳。蘇趨少遠，作勢挺拳趣其腹眼，作氣拳之。拳入，郭腹忽縮，蘇拳深陷郭腹不得出，則腕奇痛，郭亦奮氣不言，少須腹張，若力推蘇拳而出，而蘇已仰退尺有咫，始服郭能。

顧郭無行。時浙西胡某，以資傾天下，好掠取豔孀，每出，郭往往以械取孀者。尋病歸，腹奇痛，令其徒縛石於桿，敲其腹，痛乃少已，見者咸奇駭，郭亦以是死。

### 三：破鉢

破鉢者，與余同里，忘其姓，父老恒稱之曰破鉢。余家橫山，西轉即竭忠坊，戚南塘紀功坊也。破鉢一日近坊下，道狹，左右夾池沼，有少年怒馬驅坊下，馬首抵破鉢胸臆，破鉢以手舉馬足，馬人立，少年善騎幸不墜，然蹄鐵則力蹴破鉢之胸，破鉢若無事者。少年卑詞哀之，始釋去。

又明日以東至，言將延南中壯士，置酒高會於南澗，請破鉢較藝。破鉢行江湖久，知江湖多異人，流寓閩中，計眾集，必非已藝所任，則就南禪寺僧商所可。僧年三十許，頗溫文有詩名，亦未聞其能武者，不審鉢何由知之，力陳請於僧求助。僧曰：「道人入山久，不與人問事，寧能為爾較力於人？必不得已者，寺門所限，高二尺許，道人臥其上，鉢能以拳中吾胸者，吾力助汝。」僧起，鉢隨出山門，如僧言，累擊不中，鉢益神僧之所為，長跽力請。僧許諾曰：「道人明日裹首為恒人，鉢先與會，席半，道人至，易汝歸，勝負均道人事，無與汝矣。」

至期，鉢至南澗，則長筵十數，首座為老嫗，白髮被頰，神至堅定。酒數行，僧人言家人病急，驅歸。座人大嘩。僧曰：「師家得劇患，吾留此獻技，乃不可耶？」閩人制長凳，恒斷巨杉可丈許，自顛及末，安八足，可列坐二十人。僧舉凳至廣場，力蹴其上奏技，八足均深陷入土盡沒。嫗曰：「此獬兒，未易搯也。」釋令去。

### 四：林植齋

林植齋培基，閩之尚乾村人也。以武科第三人及第。挾其稚妾至山東，宿逆旅中。林他出，有同舍窶人，屢牽帷視其稚妾，妾怒訴之林。林逕登寓樓，尋窶人。窶人蠢蠢無所陳辯。林拳毆之無數，窶人一聲無響。

林既下，手足如病風痺，不能動。逆旅主人曰：「樓上人老拳師也，哀之尚可得生。」植齋頗以人示意。窶人曰：「必其姬氏哀我。」妾不得已道歉哀，窶人下為撫摩旋愈，且戒之曰：「勿飲酒，勿近婦人，疾當已，不爾亦殆。當時不敢以一指加君，尚委頓至是。然國家尚武，固以弓馬之力為武耶？則老夫所不能深解矣。」此周松孫比部為余云。

### 五：洪崖二郎

洪崖二郎者，七十許老人也。余二十一歲館於郭姓，郭住王府基，即逆藩耿精忠舊第，燼於兵火，獨門前二石獅存。二郎居獅旁小屋中，行步踽踽，如病足，不知其腳筋斷也。

一日府前演劇，二郎率其子婦及稚孫臨觀。觀者如堵牆，二郎以手分劈，觀者觸其手皆奇痛，直劈百餘人為小術，近台下坐。

余乃大異，始究二郎生平，蓋巨盜也。能平地超逾屋頂，飛行無聲響，高垣邃宇匪不入，得賊恒以施貧者，積十五年吏無敢

問，僅乃得之。

官問：「胡以自名洪崖二郎？」對曰：「『左挹浮邱袖，右拍洪崖肩』二詩，官乃未嘗誦耶？」官赫然，不忍置之死，則曰：「汝能改過者，吾不汝加誅。」二郎曰：「野性難馴，官不當責我改過，但絕跟後之筋，則吾不更能飛矣。」官如其言，二郎自是安居，不復更出。

## 六：周伯

余少時耳周伯名，以武技神於一州，中丞林勿村先生，曾從而師之。嘗與乳下兒同寢，妻起旋，兒啼，周以手微撫兒令寢，兒無聲，視之死矣，妻大冒恨，自是名益噪動。

友人某恒造之問藝，伯時時語之以勢，及狙擊跳躍之能。然友人歸語其妻，恒弗善。友人遂白周伯，言：「吾妻不善先生技。」周伯大駭，乃請面夫人。夫人方治具款周伯，但傳語：「請先生試藝於庭，吾居廚次，自別善否。」周伯笑，略為試之。夫人傳語曰：「未盡所長，請更試之。」周伯始駭，果悉其所長於庭中，屋柱為之震震作聲。夫人曰：「可矣，但未足為吾夫師也。」周伯微慍，堅請面夫人。夫人出，則輕盈瘦弱，一良家姝也。禮竟，周伯請較藝，夫人不可，固請，乃曰：「略具形勢，勿交以手。」周伯詳諾，猱進，瞥然不見夫人，乃覺腦後奇痛，髮際之骨已微陷，眩且仆。夫人笑曰：「名聞一州者，藝乃如是。」出刀圭藥令服。

周伯自是見婦人，輒中懾不敢逞。

## 七：陳孝廉

陳孝廉名貽駒，閩之台嶼人，精博無倫，自云：少讀書僧寺，日習拳技，夜親丹鉛，於是十二年，能駢五指陷入堅物。

嘗與旗丁鬥鶡於三友齋，鶡嗜食，恣鬥時，撒以粟，即罷鬥。陳鶡鬥且負，孝廉出不意竟投粟，旗丁言已鶡勝，將索彩，勢勝且用武。孝廉曰：「勿爾。」時有木案在壁間，厚可盈寸，孝廉駢五指洞之曰：「欲吾彩者視此案。」旗丁始懼。

孝廉應禮部試，前四十年無公車船，陸行赴順天。一日，趁舟過江，舟人盜也，謀殘之江中，同舟者知狀咸震。孝廉笑曰：「是當愚之以術。」遂立其同行老人為師，囑曰：「凡余所試技，爾但頓足丑詈。」夜燃巨燭舟中，孝廉初試劍，後乃試其拳技，桅築築動搖。老人詈不已，謂：「耽酒廢學，脫遇敵當敗。」孝廉偽為恐狀，則張五指掐牆木，木應指掐入數分。舟盜大懼，而老人仍詈孝廉不已，孝廉跪謝始起。於是舟盜相戒曰：「彼人技如此，而老人仍肆詈，然則觸老人者，洞胸矣。」

## 八：葉三伯爺

葉三伯爺者，余師葉恂予夫子季父也。能以指按簷際，凌虛巡簷而行。余曰：「此技逾許定國矣。」一日，臥樓欄，欄折，三伯爺墜地，僕媪大嘩，然三伯爺已平立地上，語僕媪曰：「汝勿驚噪，以驚爾主。」

三伯爺善余，嘗語：「少時被酒，與髯肆中惡少年哄，少年結其黨徒三十餘人鬥我，我醉中一一陪之。有健者以足蹴吾腹，吾不及手抵，即以吾腹抵其足，健者已仰跌尋丈以外。已而屠者二十餘人，則髯肆友，爭奔余，余力抵柵門，盡二十人之力，乃不能入。已而吾援亦至，事得解，今茲悔之。」

葉大令平恭者，三伯爺從子也，嘗告余三伯爺軼事。有僧飛錫於鐵佛殿，殿中舊多圯者所居，圯中少年可三十餘人。僧忽謂之曰：「衲今以面向佛，以背向汝，汝輩以巨繩縛吾腰，悉三十人之力，引吾腰纏，能仰跌者，衲將盡貨其瓶鉢，設齋款居士。」眾圯大駭，如僧言試之，僧果不為動。有一圯知三伯爺精武技，則馳語三伯爺。三伯爺曰：「明日汝更試之。」如言，而三伯爺以手按僧背，僧軀為縮，纏引動僧至尺許。僧愕顧三伯爺曰：「居士亦健者，然吾輩不宜試，苟試必有一死，無益也。」

## 九：鹿鹿

鹿鹿者，稗販人。余居瓊河時，恒見之劉韻水明經家。鹿鹿取蝦蟆仰其腹，以目視日影，用小竹點蝦蟆腹，立死。鄰狗猛若巨獅，好噬人，鹿鹿惡之，忽投狗少肉，狗盡之，更以肉置諸掌上，餌狗近掌舐肉，鹿鹿以指點狗穴，狗狂嗥力奔十餘步死。此二事均余所親見者。輒戒子弟，不可與人近。

瓊河本居水部門外，水木明瑟，萬綠上下，清池平疇，河水漸漸，抱繪春園而流，立橋上恒見園中樓閣，出荔枝樹杪，余晨起必沿瓊河行數周而歸。一日，晨曦甫動，忽見鹿鹿荷擔過橋，橋外有漁舟，鹿鹿以擔受魚，爭值與漁者角，漁者亦健者有力，毆鹿鹿。余立橋上大駭，策漁者必無幸。果見鹿鹿以指點漁者臂腕相接處，漁者忽立而笑不已，亦不能競，鹿鹿竟負擔而歸。尋聞此漁者病數日死矣。

## 十：癭叟

閩之商賈輻輳處，地曰杭街，復分街為上下，有小巷通之。巷出湯泉絕峽，復為百貨捆載出入之途，用勇健兩少年，任二百餘斤，以巨竹貫而肩之。行人均避道莫敢與忤，偶抵觸之，即出惡聲，稍紛競者，後人已洶洶至，均其同黨，必得奇辱始已。

余道出杭街，必趨避之。憶余三十歲時，春盡雨霽，泥濘四濺，余往朝老姊，行經是間。有癭叟龍鍾處余後，余避道讓叟，叟亦禮讓余。余適與一客立語，而巷末忽紛擾，其聲甚厲。余趨視，則此癭叟者，為此少年以肩貨之巨竹抵其胸，叟幸未仰，冒此少年。少年不讓，直取其竹棒趨癭叟，叟挺立不為動，以手握其竹，碎之。觀者大嘩，爭謂少年宜止矣。竹身大如茗甌，叟一手握之立碎，此內家拳術也。少年弗悟，仍前撲。叟無言，以指按其胸，少年張目吐沫，汗出如濯。路人爭哀癭叟，這此少年命。

叟怒少霽，命以水至，出丹藥投水中，令飲曰：「吾癭而病，汝健旺如天神，竟以巨竹棒我；非我，顧且立碎！勿論死人當論抵，然若家獨無父母耶？奈何無狀蔑長者！」少年飲後置貨於道，別歸取他竹。叟歎曰：「嗟夫！此可半年生耳。」

## 十一：橫山二老

道咸間，洋槍之制未工，故老猶溺於拳通一道。少年勇健，迨老乃馴若木雞。余十餘歲時，家橫山，鄰有劊工王叟，爪甲之長幾五寸，日劊不輟，遇不遜事，輒容忍弗較。余為不平曰：「叟太荏弱，在禮叟年長當加敬，胡為見蔑？若我者，久已推而覆之矣。」叟微哂曰：「吾安忍如是。」余聞叟言忍，似能而不為之詞，頗以為異。

一日，叟家方屑米，置石白庭中，盛兩及之，米屑不能盡起，叟惜谷，竟移其石白堂上，雍容如恒狀，余始驚服。

顧鄰兒有小三者，狡猾無倫，聞叟多力，則欲撩之怒而折其指甲。一日，乘月明，以炭畫剪刀於叟門外。叟開門潑其盪器，月光中見剪刀，則疾以爪取之，不能起，二指甲立斷。叟知為人愚，則亦自笑。久乃聞小三所為，亦不之較。

菜傭王趨者，年亦七十許，長日寡言笑，偃而長髯。余家貧，輒就趨買蔬菜充午膳，而趨稱余願。余久聞趨能武，則稍稍請示武技，趨不可曰：「童子安用此？技弗良者挫於人，技良，又足以死人，人死，其禍一也。童子又安用此？」余諾而退。

越日，忽見趨行於道，有負巨杉者躡趨後，以杉木抵趨，趨卻立，則又抵之。趨曰：「汝將何為？」杉人曰：「我生平咸如是，汝如何者？」趨初不較，行數武，忽大怒曰：「奴子敢爾！」杉人立下其杉撲趨，趨驟起一足，蹴杉人於尋盡之外。杉人忽跪謝曰：「十年步先生後，今日乃得此法，此少林的髓也。」拜已，負杉而去。趨惘然如有失。

## 十二：大腹盜

大腹盜瘦小如恒人，不審胡以大腹得名。大腹行竊，悉揮霍無復子遺，則埋其餘贓於九仙山紫清宮階級下。官獲大腹覓贓，往往就紫清宮下得之，大腹意不更累餘人也。

好狹邪游者，恒與之友善。一日，飲友人家，友戲之曰：「吾四人博於門次，汝能盜吾室中物出者，則汝為神技。」大腹諾。久久徘徊局次，俄而不見，忽聞叩扉聲，則大腹攜其屋中之天平自外入，然座人竟不審大腹之何自出，則大驚怖以為奇事。

何觀察某豐於財，在閩中玉杯金碗富麗極一時。大腹夜入其家，悉其陳設而去。觀察未寢，執阿芙蓉吸器，偽睡聽其所揀，時大腹背上刀光如雪也。

余聞大腹名，乃未之見。時族子讀書於九仙觀，余過之觀紅葉，忽見山下小兒群奔，則鄉丁舁大腹至，發贓物。大腹羸瘦，血液淋漓被禪，背負之出，呻吟不可抑。余此時始見大腹，意其必死。越三日，聞大腹越獄遁矣。

## 十三：蔡宗貴

蔡宗貴，年七十餘，能制家具，家一子一女，女病瘵，老人恒負之於背。余每自家過其肆，常見此瘵女。

已而市上火，老人二手握兩巨筐，以帶束此瘵女於背，出人群中，人皆辟易。常以漆髻巨櫛，陳於肆外，兩至，老人以右手入櫛腹捧之以入，然櫛重近百斤矣。

余同舍曾生於輝，醉與蔡子哄且鬥，老人長揖惶恐，唯患其爭。余頗為曾生危，然老人終不怒。明日，余特造蔡肆，問：「叟胡以不怒醉生？」叟曰：「老人視人之體幹，如琉璃無可觸手處，觸且立碎，吾烏敢以人命為試？昨日之惶恐，恐吾氣動，寧懼醉生。」余言爽然，服叟有養。

余客台灣三年歸，聞老人已死，死嚼其十指都盡，滋以為怪。鄰人言叟之死人均以指，死時為群鬼所踏。無稽之談，余初不信，然余戚某不能拳勇，死時亦咀斷其指，是必中怪疾，非鬼也。

## 十四：吳長生

吳長生者，高六尺許，二膊如巨甕，多力尚武。其舅為林良品先生，余契友衡甫尊人也。先生偉貌如精於武技。長生作橫鄉里，惟憚先生，先生至，長生立已。

同里黃規泉，壬午武孝廉，力能舉四百斤，藐長生不之顧，恒呼曰孺子。長生與相見，即鬥力。二士始以腕格，繼以拳毆，怒拿取勢，觀者如堵牆。忽嘩言：「先生至！」二士若弗聞，仍角力。先生以手格二士，二士皆靡。

先生豐頤廣額，顧身輕如葉。一夕，醉中自露台下跌，庭墀中列巨甕無數，均儲政，先生幸墜其中樞，得無損。年六十餘卒。

## 十五：蘇士德

蘇士德，鳳陽人，流寓入閩。瘦小如獼猴，二十人不能近也。

嗜阿芙蓉，恒與友人分東西榻而吸，蘇忽移身，瞥然飛過對榻，燈火不閃，臥西榻者，亦不覺其所從來，其趨捷直類飛鳥。置燈去榻可四尺餘，蘇伸其三指，作品字形，對燈作遙撲形，火觸其指風立滅。

勇名噪動一時。林良品先生問名將與之試，衡甫力諫止之。士德亦嚴憚先生，無敢即先生鄉里作橫。

顧無行，匪惡不為，鄉人集而培之。有林姓稱為伏虎者，攜眾與角蘇士德。蘇方蹲榻上，面內而飲酒，伏虎直招其私，囊破而舉丸見，血液淋漓，蘇猶騰奮越案而逃，奔其乾阿奶吳媪家。媪為之治，凡三月而蘇士德愈，凶鋒亦斂。

## 十六：伏虎

伏虎，無賴子也。行必以刀自隨。年三十三，凡三人獄、三出獄矣。父母不能禁。自招蘇士德後，日以勇自矜。

閩之竭忠坊，水木明瑟，有亭鬻茶餉過客，余恒至其地，臨窗面池啜茗。一日亭午，余自城中出坊下，忽有人突過余前，即有白刃從余肩上過，余斂避之，知此刃不為余發，視前逃者已躡，刃垂及，幸健起奔絕迅，虎刀乃不能及。虎愕然見余，躬自陳謝，余笑遣之。

越三月復見之蒼霞洲上，則虎已為群人追踏，奪其刀而蹴之。虎至死不出溫語，群人釋之，取其刃行。虎忽竊起擲巨石，躡其人後，余見之大驚，以此殿後者，法當碎其顛。乃石未下而其人已覺，疾走避之，石中賣餛飩之鼎，鼎裂湯濺行人，觸者皆泡，余立稍遠，幸不之及。顧虎一擊不中，已逃。逾日，聞虎以事復下獄矣。

## 十七：洞簫徐五

徐五，南安人，精武技，能吹鐵洞簫，聲徹雲表。隱於貨郎，擔上恒懸洞簫，遇山水佳處，則弛擔而吹之。

同時有李澤者，亦善洞簫，客遊山左歸，而妻子盡以疫死，李生大悲，扃其戶，取竹洞簫吹之，竟日竟夜。洞簫聲本淒惋，益以李生之悲，聞者為之雪涕，然無敢叩其扉而止之。

時徐五過門外，聞簫聲，即謂其鄰：「吹者何人？審其聲似悲其骨肉，然心已碎且死；即入而奪其簫，則亦死。」鄰人曰：「奈何？」徐曰：「吾自以鐵洞簫救之。」於是舉洞簫而吹，作偷婉和悅聲，以殺其悲。可一炊許，室中洞簫無聲，眾排闥入，則李生墜簫如暈。徐五切脈曰：「無傷，當劈其洞簫，煎而飲之以液。」洞簫既劈，竹中縷縷皆血痕矣，既飲而李生遂蘇。

余按：宋楊元誠《山居新話》中載黃子久與客游孤山，聞湖中笛聲。子久曰：「此鐵笛聲也。」少頃，子久亦以鐵笛自吹下山，游湖者吹笛上山，略不相顧，笛聲不輟，交臂而去。與此事略同。惟游湖者之悲不如李生，而子久之笛，亦未如徐五之能起死也。

## 十八：鐵人

吾閩興化之仙游縣，某村有富孀，僅一子阿地，少病創斷腕，餘右手僅能握匕箸。族人爭魚肉之，孀不堪其擾，誓曰：「吾願罄吾產，令吾子習武以禦強暴，非是未亡人弗能堪也。」

子長果如母言，出走江右某寺中，謁住持，住持老而精少林劍術，則涕泣膜拜，述母言。僧初拒而終憫之，埋石筍於後圃，上銳下豐，入土徑尺，嚴築之令牢固，每日命地以手撮之起，始滑不可攝，乃日夕掇之，可三稔。一旦，石陡起，越過頭上，飛擲數尺之外。僧微哂，於是始教以武技，經年遣歸，母亦不之奇也。

族人豪健者，聞地新得少林拳技，謀厄險而試之，遇之小衝中，族人進手，將拉地脅，地忽騰起，越過族人後，以手撮族人顛，顛立碎。舉族訟之。官廉稔其情，決杖而流之。數年始歸，仙游咸稱地曰鐵人。

## 十九：侏儒

劉永年者，鉛山人，設果肆於建寧城中。時鳳陽人多行乞於是間，頗強恣，類劇盜。一日就劉乞胡桃，劉報以一桃，則以指夾碎，食已復請。劉笑出胡桃數十，以腕碾之，則皆碎，丐笑而去。

明日，別丐舉神祠鐵香爐可二百斤，滌淨，就劉肆乞茗飲。劉以一手挈取入內，掬水滿中授丐，丐凜然自去。於是劉之勇名，大噪於建寧間。

一日，神祠演劇，劉挺立台前，忽有侏儒，以首置劉腹，仰觀台上，劉少退，則更進而抵之。劉怒，以指彈侏儒首，侏儒反視，亦以指按劉脅，劉竦然知無幸，竟歸。不竟月病卒，此南中所謂絕脈，北人所謂點穴也。

## 二十：徐安卿

徐安卿者，少入兵籍，年四十始變業為瘍醫，遊行於泉漳間。

一夜值雨，經洪塘，洪塘有故家翁氏園林，動見妖異。徐至，無下榻處，家人納之林亭中。時暑雨初霽，微月出雲，園中景物淒黯。侍者出飯及酒並肉一盂，徐即石案上飲啖。然陰風動於林木，毛髮為豎。

少須，月乃大明，見荔枝樹陰有物徐動，已而見黑影，徐起立至石橋之次，近視則一骷髏，骨幹全具，作人行，戴氈帽，下其簷，二目深綠，自帽簷射光而出。見徐則飛行前撲，徐聲色弗動，出二手挽枯骨之腕，力拗而折之，擲之橋下，乃嗚嗚作聲，徐推橋欄之石壓之，始無動。歸臥於石案。遲明，家人群入，見徐尚寢，則爭叩夜來何見。徐大怒，置語狀，主人出而陳謝，瘞骨張宴款徐。

主人有猶子，少年精拳勇，心嫉徐能，堅留徐，主其家。一日對案而飲，徐方舉杯，翁氏子以手直搥徐胸，徐駢三指截其腕，腕如斷。遂盛禮徐，留師其技。

## 二十一：浮水僧

僧山東人，不知其何時入閩。閩里社演劇，人集道互，僧不得過，繞而向小湫。僧躡足履水如平地。鄉人有李諾者，目送之，則大駭，揭水而追，至一破寺前。

僧四顧，駭問何來，李膜拜於地，稱曰：「弟子嗜拳技，久不得良師，適見師履水如履地，度非少林寺派，不復有此。」僧歎曰：「吾言技耶？且即荒庵，告居士以衲之身世。」因肅客人，瓶花茗碗，位置精潔。僧曰：「吾兄力能禦馬，飛行絕跡，衲其稚弟耳，藝皆受之吾兄。實不見諱，吾兄劇盜耳。一日，憑山峴行客，見平原少年驅馬三十匹，衲將下要之。兄曰：『此少年獨行無侶，乃能驅馬三十匹，非常人也。非汝所制。』兄瞋然如鸚，飛墜少年馬前，塵土飛處，衲見紅光一片，吾兄身中裂矣。遂瞑然若死，不敢下。少年去，始瘞屍於山次，削髮去游。今居士就吾叩所學，即藝儕吾兄，又胡為者？矧乃不可即及。」諾廢然謝僧歸，遲日更叩其肩，則虛無人矣。

## 二十二：黃長銘

黃長銘，閩之巨盜也，運劍如飛。一夕，入茶商家，肱篋而去。見壁上自鳴鐘不能遽捨，則亦挾之登屋。至簷際，鐘鳴，聲宏遠動主人，謂鐘聲胡在簷際，知有異，則取長鉞追盜。盜甫及簷，鉞已近長銘跟，長銘即以鐘抵其鉞，鉞應手落。長銘按劍立簷端與主人語，主人抗聲呼，咄嗟已失長銘所在。

長銘喜博，而好周人之急。不逞之士，多歸之。顧信陰陽吉凶之理，一夕將出磨劍，劍鋒創其指見血，長銘以為不利，則捨劍易長簡。夜入一武孝廉家，孝廉兄弟三人，均以武力得名。長銘既誼其資，亦以其武能故欲試之。三孝廉中季氏最勇，方長銘入時，季已覺，赤足起搏長銘，騰起一足，適蹴長銘腰脅。長銘坐於闕外，季即以兩腕按長銘肩，長銘肩不能起，反簡以擊季氏之股，累簡而季弗動。已而援集，縛長銘。長銘笑曰：「余生平仗劍抵富家無數，孰敢與余忤？今至此，寧非天乎？」官核長銘罪狀，牘幾盈尺，以木籠立長銘於市。長銘謂人曰：「更一夕者，吾侶至，吾脫局矣。」官聞之，遂杖斃長銘。

## 二十三：鄭七

鄭七者，陝西人，以罪長流閩中，然雅善捕盜，官中即籍為吏，鄭亦改行為善，娶婦生子矣。

一日野適，見一美少年，曳輕綃之衣，執紈扇，狀若貴公子。時野次有亭，嫗張幔賣茶，鄭七竟與少年同坐。少年啜茗，命嫗取盃器滌手，然其指甲中時落黃土之屑，鄭始大疑。時城中被巨盜，官不得盜，且嚴符勒鄭七，鄭懼，故野行襲盜跡。今亭上遇少年，異其跡，則尾逐之行。

少年之行，飄瞥如風，已覺有人尾其後，則回顧曰：「足下珍重，更前且無幸！吾知汝食於縣官，故以得我為利，然吾不易得也，幸歸，夜中固有所報。」鄭竦然返，夜嚴扃其戶，與妻臥語少年事，忽聞有人踞牀前謝曰：「謝先生惠愛赦我，然我不忘德。」鄭大呼而起，以火四索，戶扃如故，不知盜之所從入。

然鄭慧黠無倫，趣其妻起，以物承其榻，令稍高，復吹燈臥。未移時，而牀沿有異聲，似匕首插入，牀柱震震然。鄭復大號，奮起燭之，果一匕首銛利如霜，陷入牀沿可徑寸。妻大悚曰：「汝胡知盜之行刺，而故高其牀寢？」鄭曰：「易辨耳。前此之長跽，非謝也；蓋跽按吾榻之尺寸，而刺刃焉，冀勿誤中。今吾榻高，盜但中其沿。然且更來，更來者必有物以備我。」

五更向盡，果有物置於几上曰：「善視之。」遲明，見几上白金百兩，白刃一。鄭謂妻曰：「汝何取？」妻曰：「取金。」鄭曰：「殆矣！得金而捨刃，謂心知有金，不怖刃也，為仇且更劇。今當捨金藏刃，敬以名紙置瓦上報禮，或無事。」

明旦金果失，亦以名紙報鄭，上書「神駒李天馥」也。

## 二十四：象

象，清漳人，逸其姓，余但知其人名象也。尪瘦如枯臘，出言恒作哭聲，即其眉宇觀之，亦似蒙重喪，然武技絕精。

道咸間，赭寇之氛方熾，閩之下游，群盜出沒無恒，而估客蒞閩者，多挾象自隨。有吳自牧者亦勇士，運鐵鞭，當者多辟易。昭安富翁李某出時，必挾此二士。

一日，旅行過綿亭山，遇盜二十人，吳出與鬥大敗。盜爭集象輿前，時李翁已縛道周，大聲呼象，出輿中金自贖。象作哭聲語盜曰：「我象也。」盜大笑曰：「即獅何為？矧為垂死之象！」象始怒曰：「諸君果不知我為象耶？」然終挾哭聲，盜益笑。象乘盜不意，出，力擲二盜於山下死，更擒一盜，橫掃群盜，盜皆仆，則群逃。吳鐵鞭亦乘象之勝，死二盜，李翁卒得全。於是象名乃大暴於漳泉間。

## 二十五：舵工

楊孝廉伯畚，館於沙縣，趁船行。船夜止水步中，船中少年登岸游涉，三更向盡，則噪動而歸，似有所勝。孝廉起問狀，則曰：「是間有武技師，設館授徒，徒四十人，執業於技師。余進與技師角藝，技師為仆，四十人駢立無敢近我，我故自矜其勝耳。」有老舵工方偃臥，斥此少年曰：「汝輩良多事，天下侷食之人夥，且得食難，汝何為窘之？一身見辱，胡以師此四十人者？不其緩乎！」少年慍。

明日，欲以勇矜此老舵工，中道風起，少年鼓槳引帆，以一身兼數人之能，意頗矜炫。老舵工曰：「汝輩離耳，是胡名為能！」少年怒，是夜舟停，乃求與老舵工試所能。老舵工曰：「叟老病癯廢，少年必不吾已，但請與少年較勢不較力，吾軀幹不足當尊拳也。」少年益肆，直撲老人，但見老人微俯，若摩少年之足，少年已卻立無動。

明日舟行，少年足顛，再立再仆。老舵工驚曰：「胡至是？」已而語曰：「是爾，叟夜來不應觸足下足，今當為汝已之。」復以手輕摩其跟，少年立愈。老舵工曰：「老夫此指不敢觸人，二十五年矣，夜來禪病復發，今當禮佛自懺。」孝廉求其術之所以然，終不答。

## 二十六：歐三

獵者歐三，居深山中，善劍而能槍，隔牆令人拋雞子，歐以槍彈之，雞子立碎，猛獸驚鳥，遇之無免。惟不擊孕獸，及將雛之鳥。生平瘡虎三，煮其骨為膏，合以善藥，服之已風痺。

同業者害歐之能，約群盜於夜中劫歐三。輩中有善歐三者，預語之。下弦月盡，山中深黑，歐三以石灰灑山上，令曲為山徑狀，誘盜循徑而行。歐據形勢發槍，夜中星光耿耿，盜見石灰所灑，果以為石路也，方窺足其上，歐三槍發中盜脛，凡五槍中五盜，皆在脛上，子小如豆，不足死人。餘盜大驚，皆扶攜以去。明日歐以劍劈大樹書曰：「余居山瘡虎，於諸君何害？乃必欲死我，死我者縱虎乎？但問若心已足誅，顧吾讀書識道理，身非刑官，不能處盜以死，特示爾薄懲，俾自悔過。汝輩試驗爾脛，彈所入處，不幾同穴耶？量之能越分寸否？此足知吾槍術矣。幸告渠魁，可勿來。」

歐三原書頗鄙率，余即其所語譯之，不爾，人謂余所記者為偽矣。

## 二十七：石六郎

廣州石翁產六子，皆英英壯人也。翁家富而患盜，則欲六子者皆武以備盜。延聘四方精於拳勇者，主其家，分授六子藝。

一日，有病叟造門，喘且急，言將以所學授公子。翁見狀愕然，以禮延集廳事，問：「師所以教余六子者，何操而來？」

叟趣命斲荆棘為地衣，命此六人者赤足踐過之。以次漸過，至第六郎，六郎不可，曰：「吾軀幹父母所授，胡必求藝以自殘？」叟笑曰：「可矣。六郎不殘其身，寧殘人哉？吾學可授矣。」

居石翁家八月，六郎乃盡有其師所授。

一日與師試藝，力逼師於壁衣間，師陡起一腳，六郎立斃。師匆匆卷單行，至村橋，遇石翁於橋上。翁曰：「先生胡挈囊以行？」叟曰：「六郎與老夫較力，老夫斃之矣。」翁曰：「吾尚有五子，師更擇其一而授之，六郎吾無惜矣。」

將叟復歸。見六郎微息，則出刀圭藥納其口，六郎頓蘇。於是更六月留。叟曰：「吾學罄矣。六郎溫潤有養，必足以衛主翁之產，外侮不足慮。」叟去近村三十里復授徒，可三十人。然侵晨起，必有納棗糕於案上，如是經月始偵其人曰王新者，村人稱之曰酸糕新。

叟問何求，新曰：「夜來竊觀先生授藝，經月矣。顧不獲自進，意納糕為脩脯，乞錄於先生弟子門籍。」叟笑曰：「可。」新乃輕趨便利，不六月，藝出此三十人者上，履險騎危，如猿猱。遂謝叟去為群盜，剽掠於近郊間。

郡人咸以為苦。尋偵得新為叟之高弟也，則並叟而訟之於理。叟既見錄，知年老不足以制新，則行三十里造六郎家，延六郎捕盜自贖。六郎遜謝，叟曰：「汝勿悻，新所能者老夫知之，新每登屋，必倒其刀鋒，下向，追者踵上，則新刀必疾下，中追者肩井，立死。老夫今授汝驅登疾退之法，見新超而登瓦，汝則偽作聲勢欲從之登者，新備汝必疾以刀下，汝已狙伏，新不中，且更上，汝則鼓勇以刀鋒上翹，中其股，新墜矣。」六郎習刀法可十日，遂同叟捕新，果遇之村店，六郎如叟言，新中創墜，卒捕得之，伏誅。

## 二十八：劉君瑕

及門香山劉楚漁孝廉，言其祖君瑕，武技冠一時。

劉家前山與翠微為鄰毗，翠微有蔡鐵牛者，力能拔牛角，而獨畏君瑕。君瑕運鐵矛可五十四斤，嘗旅行遇賊，賊大至，知不能勝，遁入斷巷，短牆互之，君瑕力以矛扶牆，牆傾遂逸。年七十餘，神威凜然，人無敢犯。

嶺南之俗，當春恒作戲獅之舞，壯士十數，隨獅行奏技，刀槩匪所不具。惟獅鬚白者，則人謂是中固有壯士，特老不足較，其餘則紅也、綠也，人鮮當意，惟作斑白色，則人人咸側目矣，謂斑白之色，蓋老師輕藐少年，意必力勝其人始已。

時前山人恃有君瑕，則斑白其獅鬚，行至翠微。蔡鐵牛出，取獅首以去，悍不還。前山子弟知不能勝鐵牛，則以腰輿迎致君瑕。君瑕扶睡登輿，一人負矛隨輿行。至蔡氏祠下，君瑕下輿，執矛舞，忽以矛插石罅中徑尺，掀鬚言曰：「請鐵牛為拔是矛。」鐵牛怖不敢出，以人齧獅首，還前山人。

## 二十九：李梅

李梅，嶺南人，其名紙則自題曰李某，勇力武技冠一時。其徒劉汶，稱曰先鋒，佩二劍長四尺許，運轉如飛雪，數十人莫近，作橫於香山、番禺諸縣，劫掠無虛日。

估船聚石步，月明中，李梅駕小舟，投名紙，訂時刻假金，隨其人之豐富索之，拒之，夜中輒亡其顧。有武弁李姓，勇健少年也。策誅梅非易，法當先翦其羽，乃懷小槍，偵劉汶。

一夕遇汶於狹巷中，弁引手出頂上。引手出頂上者，此官中人捕盜，令盜蟄伏者也。汶素輕弁，曰：「汝何敢也？」立負劍，劍長巷逼，不能即出，李槍已洞其胸，劉仆。李梅聞耗始震，然猶行剽於江山。

前山劉姓族大，咸能武，地邇澳門，李梅每行劫，輒隱澳門。前山之劉，乃密布小舟海上，偵李出沒。一夕厄之小渚間，李輕身履水而行，如蜻蜓。劉姓子弟咸能槍，多命中，李被三槍始殊。起其屍，英氣勃勃，目作精光射人也。

### 三十：盜俠

山東泰安張公，官泰安時有政聲。一日，京餉十萬過境，為劇盜取其二。公問：「盜幾人？」曰：「一人。」大疑，日召游徼楚榜，卒不得盜。

時天暮，有小吏突進告公曰：「捕盜趙某除籍幾時矣？」公曰：「先一月耳。」吏曰：「以何病告？」曰：「風痺耳。」吏曰：「趙之移病在被盜之前一月，何也？但得趙，賊蹤明矣，然趙劍客也，公宜善遇之。」

公夜造趙，深匿不見。公微得其臥處，直前拜之牀下。

趙奮起曰：「公何聞而知我？顧賊蹤余知之，但不忍以力勝。」屏人告公曰：「公先錄吾妻子以去，吾始得以情哀其渠，必得賊。」公果夜收其妻子以去。

明日，趙自詣公。有葉九者，公戚，多力善射，見趙駝背，易之，自炫以力，欲從趙偵賊。不可，固請。

趙曰：「苟至賊所，吾曰『止』，君止也，勿咳勿嘩，違之立斃。」

夜同行亂山中，路陡絕，及大樹，趙曰：「止矣。」令升樹勿動。

趙忽舉聲號，聞隔山問曰：「哭者其趙叟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叟哭止！叟事吾固審之，叟飢乎？」曰：「飢。」聲已，人至，手一燈，並挾酒肉，對飲樹下。

俯瞰之，風顛燈光，初不甚了，聲似一少年也，問答語細不可聞。臨去，乃大聲曰：「取之屈鹿店耳。」

即下，葉問：「少年誰也？」

不答，久曰：「金具在，當以某日取之某村橋下。」

曰：「適言屈鹿店者何？」

曰：「取盜屍。」

既至，告公亦數言。公不更詰，如期果得金橋下。

葉九者，伉俠少年也，必欲一覘屈鹿之異，變服為布賈，日晡，至店，店人辭，然固無客。

更請，店人曰：「適巨盜以人告我，曰今夜必勿宿一客。今請客處馬圈中，以矢俛身，盜去乃出。」從之。

抵暮，有英偉少年籠燈至，以膏梁藉庭中都滿。三更向盡，有八人曳長裘至，席地飲酒。半，座間人呼曰：「時至未？」隔座一綠衣少年曰：「至矣！」

舉座皆起，呼者直前，少年以指置其胸，立死，微喟曰：「此子愚乃自斃！」

輩中有偉丈夫抗言曰：「死七弟者，君耳！」

少年慍，丈夫曰：「君乃不知是為張公境耶？而遣之。」

少年頓足曰：「良然，當倍恤之！」

言已，皆去。

葉潛歸告公，公取屍葬之。

### 三十一：逆旅老人

周辛仲廣文長庚，尊人少谷先生宦山東高密縣，所謂三閭大夫者也。先生行縣，挾一吏、一僕，控三驢，驢鞍置板，能位置筆墨，吏抱牘前行。民之訟者，即驢前伸理。先生命訟者招其所被訟之人至，為定曲直，就鞍上了之，故有是稱，以閭與驢聲通也。

辛仲十九領鄉薦，省先生於高密，不挈御僕，恒單車。逆旅中有人言盜殺人，行客因之相戒，辛仲亦悚然。時見同舍有老人，與少年同飯，少年眉宇英特，老人長眉而偃偻。辛仲進請同行，老人似可，然未之答，少年則慨然無拒。

遲明，詣車同發。曉色初起，砂磧之上，有人影蠕蠕然聯綴而行。輿夫語辛仲曰：「盜也！」辛仲馳告老人，老人夷然無動，而少年已起戒備。

語未竟，塵土漲天，七騎同來，橫刀馬上作霜氣。少年立下言曰：「七騎敵一步非勇，能下馬進與我地鬥者，始男子。」騎中一髯丈夫曰：「此奚不可？」遂下。

少年出刀如柳葉，上下騰蹕，髯丈夫已失其耳。六騎大呼，出刀割少年，老人忽即車發矢，殪其一騎，一騎更上，復殪，乃皆奔逸。

老人謂辛仲曰：「吾此去殊險，郎君與我同行，且相累，不如別從廣隊行，盜或以郎君文士而免之。」

辛仲大駭不能答，老人竟挾少年馳去。

### 三十二：德州行客

海道未通前，中原行客，往往自德州入燕。

仁和丁生，以事入都，所挾頗豐，惟從二綱紀。道上二騎尾之，丁中懼，適道左有茅庵，則逕叩其扉，尼也，拒客勿納。

丁曰：「暮景已逼，且雨，前路無逆旅，乞阿師便我，得大雄殿次，容一蒲團危坐達曉已足，願上十金為香火資。」

尼曰：「衲尚有大師，容告大師，取進止。」而大師諾。

丁上其金，弗受。除左廂，以脫粟款客。

食已，忽傳大師語曰：「來客似挾重裝，夜中幸慎重，防有暴客。」

丁已疑途次兩騎客矣。即曰：「道中逢二騎士，容止頗異，師言得毋指是？」

有頃，又傳大師語曰：「盜皆騎，客所見固未必確，防之良是。」

漏下燭滅，兩腳如繩，忽聞簷際有聲曰：「幸未中。」又聞有聲曰：「已中吾耳。」已而寂然。

明日侵晨，侍者已起，驅客行，且曰：「夜來大師出殿墀，已發遣二盜矣。大師讀內典十年，萬緣已空，不欲死賊，故一劍但逾其髮際，一中其耳，小創之。去此十五里有寺，中有駝背行者，汝將大師命，與之同行，逾山東界，即無盜矣。」

丁生必求見大師，入方丈，叢花盛開，湘簾下垂花際，師三十許麗人也，不圖其藝如此。

去城十五里，果得行者，告大師諭，行者即引蹇驢從行，行不挾兵，但懸一囊於驢背，滿實小刀，自云發無不中，為大師高



足。叩以大師蹤跡，行者但笑不答。於是盡山東境，乃不遇一盜。

### 三十三：村店小兒

門人于去疾為余言：山東文登縣，有鄧叟者，年六十餘。一日，以蹇驢至海陽縣，小飲於道旁灑家。隔座一小兒，年可十三四，尪羸如病，慙慙莫勝其軀。叟憐之，兒言：「不食竟日矣。」叟推食與之，兒健啖，盡餅三斤，腹始果。

遂相將同行。可十餘里，地僻無人。

忽塵起於前，兒曰：「叟止！」徐起當塵來處，出懷中紅線可五尺許，上著小鉤，作玉色，兒運鉤如舞空拳，然馬上人已著鉤，立墜其騎。兒出小劍斷騎士首，如斷韭菹，剖腹納其首，以刀挖穴瘞其屍，啟袱，得黃金三百。

叟大駭，幾墜驢。兒曰：「此某令綱紀也。某坐賊防掛白簡，以金啖巡撫，吾惡其貪黷而草菅人，除僕所以示警。今當與叟分此金，不義之財，盡吾輩取之，無害也。」

鄧遜謝不敢取。小兒囊金上馬，拱揖風馳而逝。

### 三十四：康小八

京師之有康小八，人人知之矣。

門人鮑孔謂余：小八足心生毛，能疾走如飛，日可三百里，殺人如麻，不可勝記，即記之，亦或不如此人之詳。但聞其就決時，提級至刑官前，而小八之目忽翻轉，頰下之血始噴溢出。監刑者大驚而竊，立歸鄉里，時時見小八首級瘳狀，遂服阿芙蓉死。即余年家子陳某也。

### 三十五：華山道士

華山石多於土，壁立千仞，路陡絕。而所謂閻王扁者，尤陡，樹皆附石罅而生。獨蓮花峰下，有沃土可經畝，道士用以蒔白菜，菜薄如紙，百葉合抱，所謂蓮花白是也。客至，道士出菜於地窖，切而和之以麵，加鹽豉，客食之，甘芳無與倫比。

王竹溪先生遊華山時，道士即以此款之。道士年七十餘，鬚髯偉然，聲震屋瓦。

先生入道室，見壁上有古裝刀一柄，長三尺五寸，柄上鏤「遇吉」二字。問之道士，則周姓，名雲客，遇吉六世族孫也。

自言少從軍雍涼間，以此刃殲賊已數十人，發之青瑩照眼，信古物也。以道士之偉貌，御此刀，復在涼州風雪中殲賊，其狀態直可入畫。英雄老計，竟托丹經，滋可悲也。

### 三十六：王宇

王孝廉宇，字彪士，藍田人。癸未會試，與余見於號舍中，英武抗爽，二肱毛如豕鬣，與之語，淹博非凡。

夜中月明，孝廉出酒自酌，並以酌余，余謝不能酒。孝廉飲酣，則自述少時讀書僧寺，住僧駢四指能斷石杵，就之求學不可，經年中曲盡弟子之禮，始見錄。三年學拳技，外學劍學鏢，能炷香牆上作一字形，暗中出鏢射之，香應手滅。

余在疑信間，遂出安息香一枝授王。王即炷之牆上，遙立可五十步，時月明幔徹，鏢之可及，亦五十步，外此仍格於帷幔不得試。時闌中無鏢，則代以銅筆帽，一擲即中，余以為偶然，凡五蕪香，則五擲而中之。同號者皆起，嘩稱其能。

既出闌，余造蓮花寺訪之。

言：「曾以事至平涼，將赴固原，道上遇少婦，跨小驪駒，一老蒼頭隨其後。可三里，有三騎背弓而腰矢，作狎語過少婦側。少婦弗動，蒼頭意似怒，少婦目之，乃復行。此三騎士，忽回馬突過少婦前，曰：『趣出金資，不爾且飲羽！』吾怒，出鏢中一騎目，立墜。少婦笑曰：『寧勞先生。』言已，奮驪駒，竟前引一盜下馬如引悅，顧盜，已大呼臂折矣。餘一騎奔赴林表。余懼，不敢問少婦，蒼頭曰：『此陸府君四娘子，母病歸省耳。』言已，風馳而去。」

余聞彪士言，則大疑，此蒼頭奚稱府君？意亦巨盜耳。

已而報罷，彪士亦歸。久乃不得其消息，今三十餘年矣。

### 三十七：鐵履和尚

江右劍師趙孔修善余，余不恒見其運劍，然斲竹片於地，以手去地三尺許，作勢引之，竹片立起附趙掌，殆所謂吸力耶？有童子痘癩積於額頰，力能任百斤，奇童也。

趙言其師李先生精武技，顧和藹未嘗忤人。

村中惡少十八人，號羅漢，以武力長鄉曲，顧不樂李有能名，則張筵延李較藝。李至，命列榻十八於堂上，面所謂羅漢者曰：「余必令君輩同時列坐，果如羅漢坐者。」十八人者曰：「勿為空言！」於是雜撲李，咄嗟間，此十八人者，果皆為李拳所中，咸據榻坐，獨一人側耳。十八人咸服李，延之首席，然猶思所以勝李者。

十八人中有三人同師一僧，因挾其侶謁僧，言李語侵阿師，將進此與阿師角較。

僧怒以東招李，隨喜山門。李初不審僧之有隙也，逕至。僧結束，著鐵履迎李。李大駭。

食既，僧請試藝，疾起仰跳，以手攀棟上垂綆，懸雙履空際，意李近其下，則履鐵適陷李肩井，法立死。

顧李捷疾，未及其下踐，則已仰握其脛。脛碎，僧立死。

### 三十八：湯教師

湯教師忘其名，日日駢五指入鐵屑中，起落百數，顧乃無血，久久指亦如鐵，始握數小石立碎，又久，乃握拳石亦碎。時人稱曰「鐵手湯十四」。

湯以藝遊行吳浙間，莫出其右。

一日，過台州，有客造門求謁，則行腳僧也。入門禮曰：「衲聞居士精於內家之學，擬從居士請業。」湯以僧有禮，遜謝不遑。然僧意至堅定，立約必求試於城外荒庵中，湯諾之。然亦中憚此僧，送僧至門次，門外適有匹馬橫於其戶，僧直超過匹馬而去。湯頗誚其輕滑。

明日試藝於庵中，遲僧久未至。亭午，僧忽自牆外超而入，湯始怖。既交，僧往來如飛鶻，湯作勢封閉，以待其來。久之，僧忽從空際下其足，湯以手握之，脛碎，僧死。

其事類鐵履和尚，余疑此僧與鐵履和尚殆同出一源者也。

### 三十九：穿山甲

義烏人恒尚勇，威南塘用烏傷兵，即義烏人也。有楊固者，號穿山甲，能縮其肢幹，堅如團鐵，手足一縱，當者皆靡，甚有名於江湖間。

族兄官曹州荷澤令，固往省之，自河南走定陶。時天已向暮，見一婦人策蹇行頗緩。固負袱，然健步直出驢前，婦人據鞍作咿楚聲，固不之顧。又行里許，忽遇七騎，均下拜此婦人，婦人偃蹇不為禮，固始大異。

夜宿逆旅，而七騎者及婦人咸在，轟飲甚歡。

固閉戶寢，夜中忽聞庭際有異聲，起自窗際外窺，則見此婦人者，短劍單衣，與一髯丈夫格於庭中。丈夫握長刀皓如霜雪，而婦人短劍，兔起鶻落，丈夫之劍，乃不能損其毫髮。已而七人皆出，跪庭墀求止鬥，髯丈夫佛然收劍，引馬出店而去。婦人詈曰：「我自適己事，汝何涉者？乃必止我！」固舌撝不下。

侵晨起道中，見數賈人皆中劍創，似受劫於暴客者。問盜狀，則店中婦人合七騎也。固回憶婦人，則似髯丈夫者為其夫，諫止婦人勿劫行客，因而致鬥。顧不能即此七騎而問，遂快快赴荷澤，告其兄。兄曰：「是間群盜如毛，吾烏知此雌雄者為誰？」觀此則官曹州者，亦僅能作荷澤令語，始無事耳。

### 四十：祖塔院石桃

虎跑之勝，同於理安寺。山路愈入愈幽，竹柏交光，小徑純綠，所謂紫李黃瓜者，雖不多見，然烏紗白袷，道衣固已涼也。院中有泉二區，范之以石，厥狀如井，水色清深，東坡七律尚鐫之壁間。西向則宋神僧濟師塔在焉，坊表尚存。然師塔窪下，塔下有積水，草木陰穢，似久弗治。

院中列石桃五，可五六斤，其最巨者，近二十餘斤，頂尖而滑，似經撮取，尖上尚帶汗漬。余門生陳生，自負多力，則力撮其小者，久撮莫起。寺僧微哂。余前請曰：「桃峰滑如是，非日撮之者，不得是形。大師設此，必精於少林之學，幸試撮之，以廣眼福。」

僧遜謝不可。余再三請，乃出一小沙彌，令撮其小者，則從容如掇饅頭。

余取沙彌指視之，一一堅硬如鐵，意此二十餘斤之石桃，必此僧撮之。第對客，不欲自貢其技耳。

### 四十一：劉彭生

余老友楊寶臣先生為余言：少時趁舟趣甬上，杉舟也。余展託杉中，臥起頗不適。垂至寧波，忽遇賊將，劫質主人。舵工匿主人，引盜指余曰：「此是爾。」余遂受繫，移盜舟。

彭生者，力人也。舟中無所載，咸載石。彭生舉石可三百斤示勇以駭余。舟中列陳釀無數。彭生忽指余，謂為能酒，嘍囉爭進杯酌，余不期而醉，迨醒已臥樓上。樓積破網及亂繩。彭生發余小篋笥，見名紙，彭生謂凡有名紙皆官也，則指余為官。余陳辯弗聽，久之母出。母年六十沿強健，其妹則二十許，容華頗類故家。母言彭生不勝縣官之虐，故激而為盜，然未嘗妄殺人，郎君異日幸歸者，為媪告縣官，釋吾彭生勿治。

一夕，彭生張宴款盜侶，儲酒巨甕中，令余司之。余計群盜方轟飲，則捨瓢而遁。先是彭生有季父，善人也。見余太息示意，將出余。余是夕遁入父家，父適出，疊薰滿廂，余啜伏薰中。已而追者及父家，跡捕無得，有一盜以矛入薰，幾中余股，乃出。彭生怒命斬余，母忽至，則大詈彭生，擁余登樓，命余隱母后，彭生遂不敢進刀，但拜母曰：「乞母必械寶臣，苟逸出者，將敗兒事。」母不能拒，遂關余以械。明日至庖次見妹，妹惘然為余去械，同炊。

明日雨中，彭生復劫得二賈人，其一則余舊識也。賊中遇所親，乃奇樂，謀以繩夜縋，既繫繩樓欄，夜雨陰涼，睡竟忘曉，起視則同繫之一人遁矣，獨余與所識者仍囚拘。

彭生忽令余移書吾姻，以千金贖余。姻果久宦，余來即依其人，第不能策其必得。又三日，金至，彭生喜，而母妹則深悲極慟，不能捨余。

迨夜，彭生束巨鞵，命余以手引其帶，導行山中，高下悉從彭生言，移時見船燈熒熒，知近水矣。舟長盈丈，賊十數縱橫臥，余蝨其中，悲愴不可狀。

明日，至余族父家，族父者方行賈於甬上，將治任送余歸。而鄰村群盜知狀，謂余能以千金自贖，其家不貧，思更要余於道。族父夕中偽如輿夫言，將以明日日中行，迨四更即行，余就輿夫家潛昇而去。盜偵余者不備，聞余遁，乃大悔恨。

### 四十二：太湖盜

蘇州聖廟匾額，重二百餘斤，一夕，忽失所在。廣文大震。又明日當丁祭，乃告之大府，請捕盜。既聞某鄉亦方構聖廟，苦無署額之人，盜方行剽太湖間，以為可以蘇州聖廟匾代之，夜中肩至。官既異其事，亦原之不治。

### 四十三：嚴瓣

戴逆之起事台灣也，有兩大將，曰呂子、嚴瓣。

嚴瓣長身偉貌，飲食兼人，殺人以血膏其身，起紫稜，腥不可近。舞長刀可二十二斤，摧陷官軍如拉朽。既陷艋舺，召優者奏技，自設高座，帶刀觀劇，廚者進膳，不特意，立斬其前，血濺杯羹，仍取啜之。

妻曰「元帥娘」，傅粉如妖魅，每攻城，以囉巾裹檳榔，擲城上與守卒作媚語，浸懈，則驅攻之，城往往因之而陷。

官軍既收復台南，嚴瓣猶力斫四十人始死。

### 四十四：張李成

張李成亦台灣內山人，美丰姿，操俳優業，媚目巧笑，傅脂粉登場，余初不審其為勇士也。

法人攻台北，李觀察某以劉省三宮保命，練士兵拒敵。張忽捨所業應選。李呼張小字曰：「阿火，汝操業賤，胡解兵事？」

張慷慨曰：「火生長是間，不欲變服飾為西人奴也。山中善火者可千人，招之立集，然皆善獵能槍，可以應敵。」李善之，易其名曰李成，謂李氏所成就者也。

時擢勝軍二千人，屯滬尾炮台坡，李成則率新軍五百，分為兩隊，承其後。擢勝軍一與敵接，立敗。



張以二百五十人出，散髮赤身，嚼檳榔，紅沫出其吻。

時潮上，法人爭以小船抵陂下，陂上草深沒人，此二百五十人者，見敵皆仰臥，翹其左足，張趾架槍以待敵。敵近，二百五十槍齊發，法人死者百數，大駭而遁。山後復出二百五十人，作圓陣包敵。時潮落船膠，有巨賈購得法華戰事股票，從軍觀勝敗，時亦陷足泥中。船上張白鷹請以金贖，張不可，作優俳聲曰：「吾不欲仇人金也。」殺之而烹其屍，蠻俗也。

若李成者，果稍加以學問，寧為此野蠻之事。惜乎！李公能成其功名，而不能成其品格也。

#### 四十五：牛三

余年十六，客台灣淡水，商埠初立，居人仍樸野無禮。街衢狹狹，群豕與人爭道。余日中恒野適，赴炮台坡，望百里盆山色。百里盆一名觀音山。

然每向炮台坡必過野廟，廟前有劇台。行次忽見居人牛三者，赤其二膊，結束健勇無倫，直刺廟左所謂烽火館者，戟指罵詈，似言耕牛為館人所盜，然館人竟弗答。

少頃自門中出二矛，直刺牛三，牛三以兩手分握一矛，引館人出戶外。館人一老一少，悉力與牛三角，牛三堅握其矛鋒不即放，相持一時許。館中復一人將矛直刺牛胸，牛合二矛為一，復握其第三矛，而右手二矛，一鏽一新，新矛滑出其掌，則已洞牛三腹，牛三不即仆，握矛而顫，血大湧出，始死。館人三矛同下，牛三胸際洞七穴。余在劇台上親睹其狀。

於是三人棄矛而逃。時已有觀者，則大噪而逐之。三人走而蹂田，一田夫握鋤自陌上行，見三人狂奔，疑盜，且惡蹂躪其田，揮鋤擊其第一人，剖腦死；二人均足陷泥，為追者所及。

#### 四十六：巴黎力人

余戚高子益觀察，少肄業巴黎大學堂，畢業歸，與余語巴黎事甚夥，今皆不復能識，但聞力人事，則大駭以為妄。

子益言力人者，二膊大如巨甕，仰臥，以肘抵地，穿鐵板，可數百斤，加其上，益之巨捆之貨，更令壯士數人，往來趨走其上，可一刻鐘而起，神宇如恒。

余大笑，力爭無其事，子益乃出影片示余，凡子益所言者，影中皆具，余始服。

影中又有一力人，伸獨臂，置一鐵軸，軸兩頭均作巨勺形，勺上各垂二人，軸輪轉如飛。然影片中不為輪轉之形，但屹立，然則此神力者，其果能扛鼎矣。

#### 四十七：巴黎技師

巴黎以戲術得名者二：一以巨板遙植壁間，挾一單衣美人，衣嚴約其軀幹，斜倚壁板之上，一人以小刃百數搖擲之，恰近美人膚革之外僅累黍，如是，百數十擲，刃所入處，一周美人之身，直以范美人影矣。扶美人下，而刃所范處，宛然一美人，而雲鬢蠻靴，尤一一可辨。